

学

者

现实主义沉思录

吴秉杰



浙江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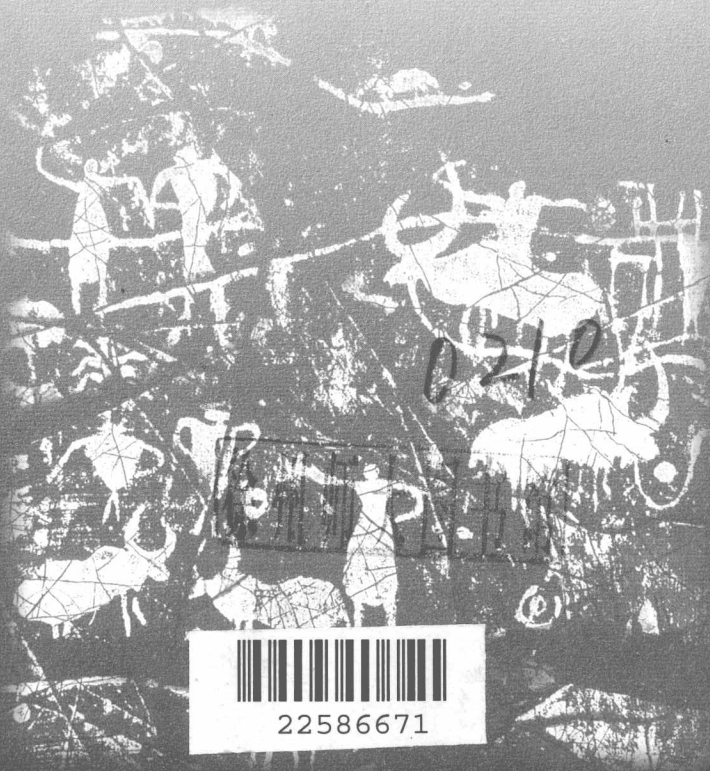
丛

I207.42/2777

T240210

现实主义沉思录

吴秉杰



22586671

责任编辑:铁 流

封面设计:梁 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实主义沉思录/吴秉杰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 6

ISBN 7-5339-1358-2

I. 现… I. 吴…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3420 号

现实主义沉思录

吴秉杰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富阳美术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有限公司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375 插页 2 字数 308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358-2/I·1212 定价:20.00 元

K12000023556

目 录

小说流派与艺术

“各还命脉各精神”

- 论新时期小说风格的多样化 (3)
- 论新时期小说创作中的“假定形式” (30)
- 生活的原生态与小说艺术建构 (51)
- 近年小说创作文体变化散论 (62)

小说的多样化与审美的价值判断

- 审美批评断想 (68)
- 理论的多样化与批评的审美性
- 再谈审美的批评 (75)
- 面对发展了的审美形态 (82)
- 批评的“沟通” (89)

录 目

关于文学“寻根”问题的思考	(93)
文化“寻根”与“寻根文学”	
——评一股文学潮流	(105)
文化的人类学追求与文化的社会学追求	
——评近年小说中的“文化热”	(118)
小说中的文化态度	
——对于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一种思考	(124)
文化的讽刺	(135)
“先锋小说”的艺术走向	(149)
三种境界	
——关于当前小说发展态势的一种描述	(155)
“问题”与“问题小说”	
——对一个文学常识性问题的独白	(166)
当前长篇创作的分类与述评	(180)

历史小说长篇创作的探讨	(200)
命运的交响与变奏	
——对近年长篇创作中一种主题意向的鸟瞰	(215)
长篇的困难	(232)
《新星》对话	(239)
刘心武的纪实小说略评	(252)
浪漫激情中的传统血液	
(252) ——对张贤亮小说的一种主题分析	(262)
(262)	
九十年代小说现象和文学课题	(271)
历史无情人有情	
——序《新时期中篇小说荟萃》	(279)
远去的风景线	
——再评 1983—1984 年获奖中篇	(287)

文学发展与理论思考

- 现实主义沉思录 (305)
- 论新现实主义 (319)
- 对于现实主义讨论的讨论
- 读若干理论批评文章有感 (332)
- 文学发展问题的思考 (346)
- 答《当代文艺探索》编辑部问 (356)
- “被改革者”：改革文学的新视角 (362)
- 过渡期的文学 (367)
- 价值的失落
- 关于当前文学负面的思考 (370)

暗示性、模糊性及其他	
——对部分青年诗人创作的再认识	(379)
报告文学：六个问题	(391)
散文时代	
——读当前散文作品随想	(397)
通俗性与纯文学性	
——关于通俗文学讨论的思考	(403)
两种不同的文学话语	
——论通俗文学与“纯文学”	(412)
通俗文学的地位、价值和发展	(434)
后 记	(450)

小说流派与艺术

“各还命脉各精神”

——论新时期小说风格的多样化

引言

在新时期小说的入口处，镌刻着两个闪光的大字：探索。

这是一个需要探索，允许探索，鼓励探索的时代；一个思想解放，气度恢宏，除旧布新的时代。在文学这一时代的反光镜上，我们看到风云际会的历史变迁；万象云屯的社会迹象；愤悱启悟，如泣似歌的回溯检视；淬砺奋发，壮心不已的进击精神；茫茫寰宇，上下求索的智睿的目光；和感应生活，蕴涵丰富的颤动的心灵。这一切，如蓄积日久，压抑不止的艺术精灵，纷纷奔涌到作家的笔端。要在历史的尺牍上留下记录，艺术的画廊中添置新卉。把颖悟的心灵在搏动中发出的光和热来照亮人生。真实和真诚成为新时期小说创作的起点，而它的前锋则是创新。

向生活叩问真理！一个又一个的艺术禁区被打破了。新的、丰腴的艺术土壤不断被开垦，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多面性在新时期小说中反映了出来，广阔的社会内容和深邃的思想把握，使创作向广度和深度齐头掘进。伴随着向生活探索的是向艺术的探索。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小说艺术的多样化；对

于社会生活的不断更新的认识,同时要求着艺术表现的更新。形式总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①,为独特的内容寻找着最适宜于它的艺术表现,生活素材的性质与作家的艺术素质相契合,于是,生活便在作家的心灵中溶化,而重新组合,依照素材和作者审美认识的不同,在情感的驱力下,或沸腾升华,或冷凝结晶,或分解变形,结出了打上作家个性印记的艺术产品。

探索生活,探索艺术,这两股力的合力造成了新时期小说风格的多样化。

多样化——题材领域的 廓大和深入

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女性文学与道德主题,改革者文学与男子汉风格,乡土文学与市井文学;问题小说,心态小说,哲理小说……仅仅倾听一下这种种不同的小说名称,便已能感受到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大略风貌,这是当代文学近三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小说创作向各各不同的生活领域的蓬蓬勃勃的进军!题材内容的不断拓展,同时解放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只有在多样化的题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多样化的风格。

刘心武的《班主任》既是“问题”小说的发轫之作,又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篇。他关注十年动乱给人们精神世界留下的“内伤”,把说理的议论和理性的分析灌注到作品之中,使创作

^① 封布:《论风格》,《译文》1957年9月号。

呈现出了一种社会思考的特点,《醒来吧,弟弟》,《爱情的位置》等都是如此;而到了《我爱每一片绿叶》,《这里有黄金》、《如意》、《立体交叉桥》等作品,理性的成分依然存在,形象的描绘则大大加强,社会思考和人生思考结合在一起,内容更加丰厚,风格上也形成了缜密、严谨,既线条清晰,又富于底蕴的特点。

从维熙的“大墙文学”,以其特定的题材特色,步入文坛,被称为“血与泪的悲歌和颂歌”。从《大墙下的红玉兰》到《远去的白帆》,他描绘那非常的环境中一颗颗坚贞不屈的灵魂,作品流淌着火一般的激情,革命者的理想、信念和那特殊的环境的尖锐对比与冲突,使“大墙文学”表现出了一种崇高而又悲壮的风格色彩。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改革者文学”的先河。他用遒劲的笔触,塑造新时代的“开拓者”的形象,随后的一系列作品皆大气磅礴,落笔惊风。虽然面对着新时期经济改革中的重重阻力和矛盾,有时也未免透露出沉郁和严峻的色彩;但从总体上看,他的创作仍是显示出了一种雄浑豪迈的风格。

高晓声的创作,具有一种史诗的容量。《李顺大造屋》概括了农村经济生活三十年的沉浮变迁,“陈奂生系列小说”则进一步把已逝的历史和三中全会以后的新生活衔接了起来,它们不但反映了历史的递嬗演变,社会的新潮旧浪,而且在作品中容纳了一个巨大的心理世界,这些小说和《大好人江坤大》、《崔全成》、《泥脚》等一起,一定程度上成为当代中国农民灵魂的面面观。对于农民精神世界的探讨,在中国总是联结着国民性的问题,这一探索有着巨大的“下伸力”和“回溯力”,正因为如此,高晓声创作的意义更为深远。他努力把对社会的政治和

经济的历史的描写,和对农民的心理剖析结合起来,因而语言很“土”,结构很“洋”;内涵复杂,又写来从容不迫;笔有藏锋,语多幽默,而作者的抑扬褒贬便包含在这种幽默之中。风格发之于内而形之于外。不同的题材特征,决定了作品不同的风格面貌,“只有意思能构成风格的内容”,风格“是由内容的本质里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①。但是,风格并不仅仅是被客观地规定了的,它同时也是作家艺术追求的结果,是作家用自己独创性的情感、思想渗透、融化和深化生活素材,寄寓自己的情志,表达自己独特的美学认识的产物。正是这种个性的追求,才进一步形成了题材的丰富多样,风格的千姿百态。

刘绍棠的“乡土文学”,以他的家乡,京东北运河两岸的生活为素材,“人物、环境比较单纯”,“时代色彩,并不凝重”。^②《蒲柳人家》、《花街》、《瓜棚柳巷》都是一幅幅充满乡情的风俗画,然而在这画面上却反映出了劳动人民人情风俗的优美,他们纯朴、真挚的心灵,以及扶危济困的侠骨义肠。他追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朴中见真,真中求美,在多头绪、多线索的展开中,渐渐突出他作品中充盈全篇的主旋律——对故乡亲乡的讴歌和赞美。同为“风俗画”的追求,邓友梅的“市井文学”由于把笔力倾注于满清旗人衰败的生活,并努力从中折射出北京古城的社会变迁,因而不但“京”味十足,而且有着鲜明的时代感。他的《那五》、《索七的后人》、《烟壶》一系列作品,写来举重若轻,错落有致。如果说,刘绍棠的作品让人更多地感

① 封布:《论风格》,《译文》1957年9月号。

② 孙犁:《读作品记》,《新港》1980年第12期。

受到地方色彩，一种静态的美；那么邓友梅的作品，则在世态人情、风俗习尚描绘的同时，还表现出较强的历史意识，更多地让人感觉到一种流动的美。同为“市井文学”、“风俗画”的追求，汪曾祺的创作又与前述两者不同。他的作品表现故乡高邮地区的秀丽风光和独特风俗，没有刘绍棠作品中依约可见的传奇色彩，但时代的阴影却往往构成他画面的底色；他也表现知识分子，以至三教九流，但又比邓友梅的作品更放得开，居于他作品首端的是对于一种返璞归真的人性的追求，和道德品性的修养与陶冶，因而他的创作便在疏放中透出凝重，笔触徐缓，不拘一端，又表现出一种形散神不散的散文之美。

同样，在知青文学起伏不定、明暗相间的众多作品中，韩少功的创作以历史为基准，反映知青的命运莫不带有若干悲剧的色彩（《西望茅草地》、《远方的树》）；而梁晓声的创作却在悲剧的背景上，涂上了革命英雄主义的豪情（《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张承志努力扩大作品的历史与社会容量，超越知青生活的具体描写，使它转化为一种人生哲理的思考（《老桥》、《绿夜》）。由于同一问题的不同开掘，不同角度的观察和表现，他们作品风格的差异也是明显的。

“风格是应该刻画思想的。”^①它建立在认识的最深刻的基础之上，不仅是作品艺术的独创性的表现，也是作品思想的独创性的表现。与大多数“伤痕文学”凄楚抑郁的情调迥然不同，林斤澜的创作对于“四人帮”肆虐的十年，不是着力于它的暴行，劫难，或感伤故事，而是写下了一幕幕可鄙而又可笑的“喜剧”。这是疯狂的喜剧！荒谬的喜剧！于是，他的作品便被

① 封布：《论风格》，《译文》1957年9月号。

称为“怪味小说”^①。这使人想起了马克思对于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事变的论述,当雨果把这一切视为“晴天的霹雳”时,马克思却深入地分析,指出是如何使得一个平庸而又可笑的人物扮演“英雄的角色”^②,他断然地说,这是一幕“喜剧”,是小丑披上他叔父的伟大外衣,而倒行逆施的一幅“漫画”!^③这种站在历史高度的洞察与发掘,也就是林斤澜“怪味小说”那与众不同的风格的依据和来源。同样,与一般的“反思文学”不同,王蒙的《布礼》、《蝴蝶》、《如歌的行板》、《相见时难》等,尽管也包蕴着对于历史事变的批判、检视,却又并不仅止于反思历史,它是一阕青春与革命的理想主义的歌:真诚而又未免幼稚,幼稚却又见出可贵,经过生活风雨的淘洗,冶炼,它最后趋于完善和成熟。王蒙感兴趣的并不是外部的历史事实,而是心灵的体验;他抉隐发微,把生活的秘密溶解于内心,在看似复杂散乱、茫无头绪之中写出心灵辩证运动的历史。这种把审美的焦点对准内心的方法,使他突破了原有的从五十年代到《悠悠寸草心》的风格,历史和现实,外面世界和内心世界融为一体,因而他的作品被赞誉为“复调小说”^④。

新时期小说题材的多样化,不但表现在题材内容反映生活领域的横向的扩展上,而且也表现在它的纵向的发展或变化中,在这方面,题材内容和风格也保持着它的统一性。

一般说来,“问题小说”致力于表现社会、历史的问题,或是剖析现实生活的矛盾,它包括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

① ① 刘心武:《复调小说与怪味小说》,1980年7月12日《北京晚报》。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12—313页。

③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出版社版第71页。

文学、改革文学等中的大部分创作,由于现实性较强,大多数作品都拥有一种客观写实的风格特点。而当作家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表现道德、理想、人生追求时,其中一部分便转化为“心态小说”。王蒙 1980、1981 年间被称为小说“创新”的作品,从题材特征上看,大致都可以归入这一类。从《夜的眼》、《海的梦》到《深的湖》、《杂色》,无论表现什么,是历史车轮在人生道路上辗出的深深的辙印,还是急剧变化的社会中的一支小小的插曲;是石破天惊的事变,或是一缕淡淡的情思;是“重大题材”,抑或生活琐事;王蒙都把笔力倾注于人的内心世界。他把诗的抒情,画的色彩,音乐的气氛,杂文的犀利和灵活,相声的幽默和机智熔为一炉,把人物的行动和心理熔为一炉,形成了一种立体的心理描写,从而扩大了作品的容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王蒙始,“心态小说”蔚然成风,被众多的作家所接受。《方舟》、《波希米亚花瓶》、《七巧板》(张洁);《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清晨,三十分钟》(张辛欣);《北极光》、《塔》(张抗抗);《着暖色的雪地》、《丢了舵的小船》(茹志鹃);《春雪》(余易木);《挂在眼睫毛上的彩虹》(顾笑言);《玫瑰色的晚餐》(谌容);《海与灯塔》(孔捷生);《月食》、《冬天里的春天》(李国文);《人啊,人》(戴厚英);这些作品尽管各有不同之处,但其落点都放在主观的精神世界上,反映社会生活,无不经过心灵的中介,采用了主观的形式,因而,它们共同地表现出一种重主观抒发的风格特征。

题材特征的演变和风格的变化是并行不悖的。新时期小说题材变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小说哲理成分的加强。高晓声既创作了《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等典型的问题小说,也